

□ 刘 美

年轮,忧伤,煎蛋一样的斜阳

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记录下她七岁女儿的话:妈妈,以后你不在了我也不在了,怎么办? 妈妈,以后我要埋在你的旁边。你要留一个位置给我,你要等我哈!

女孩的追问,是想拼命留住母亲和爱的,只是,她还不懂的是,她无意间击中了一个成人害怕提及的人生“归宿”命题。妈妈没有写出她怎样面对这些忧伤的语言。我能肯定的是,记录这段话的时候,她早已泪如雨下。

二十多年前,我遇到与此相逆的话题。初冬的一天,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走在七弯八拐的乡间土路上。她迈着小小的步子跟随着我,我伸手去牵她肉嘟嘟的小手时,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那双比她大了许多也粗糙许多的手,奶声奶气地问:妈妈,我小的时候,你也小的时候,你是怎么带我的?

在她小小的认知里,竟然以为妈妈是跟她一起出生,一起成长的。她好奇,或许更多的是为曾经跟她一样大却要担负养育义务的妈妈感到担忧。

这个两岁小脑袋里长出了一个怪东西——关于生命“出发”的问题。我失笑,亦哑然。

两个儿童,隔了时空,殊途同归地抛出关于生命“出发”和“归宿”的问题,这个问题,竟然被涂上了忧伤的底色。躯体已然成年的我们,无力接招,只好落荒而逃。

不得不说,“天真无邪”“无忧无虑”



“懵懂无知”有时是我们强加在儿童身上的——词语,仅仅是词语。我们不知儿童的忧伤。

二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埃莉诺·埃斯特斯笔下的《一百条裙子》里的贫穷小女孩旺达告诉别人,她家衣柜里挂着一百条裙子。这是来自一个女孩精心编织的美得让你不忍戳破的谎言——这是用以抵御同学总是向她投来鄙视目光的谎言。在她的谎言里,一百条颜色各异,花纹漂亮的裙子,吸引任何一个人想屏住呼吸去看一看。殊不知,那是小旺达编织的别样生活——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一个没有现实中尖刀般鄙视目光的童年幸福生活。

我常常想象,旺达在同学背后,把多少忧伤默默地编进了她的谎言,然后用那些有着漂亮颜色和花纹的裙子去覆盖这些忧伤——孩子魔术师,也是哲学家。

在一场教育专业阅读的分享会上,一位年轻的幼儿园园长交流《儿童有一百种语言》一书,她摘录了书中一段话:

三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让我莫名牵挂的“儿童”——李煜。这位南唐词人,这位背负了亡国之罪的南唐最后一位君主,他的原罪,何尝不是来自“一百种”?“一百种聆听、喜悦和热爱,一百种喜悦去歌唱和理解!”他所不知的是,他身上那么多的“一百种”,一种也不宜于生长在政治舞台上。

亡国之前,他有“一百种”玩乐的方式。且错以为生活本该就是这个样子,一生都会这个样子——酒池、佳肴、鲜花、华服、星空、大红的灯笼、美丽的宫娥、浪漫的爱情,还有填不完唱不尽的诗词歌赋。

命运不允许任何人无忧伤,何况他一直未曾品尝忧伤。“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的阔绰排场转瞬变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国破家亡,坐上君王宝座是命运故意安排的阴差阳错,满身才华同样是命运故意安排的阴差阳错。如果没当过君王,即使亡国,不会有那么深重的罪恶感,所填之词上不了家国层面;如果是没有才华的君王,即使亡国,也写不出那么多刻骨铭之悲的怀念家国、寻觅故国的惊艳好词。上苍的伟大在于,他要通过制造一个人阴差阳错的命运,成就他

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伟大词人。

这早已不是儿童懵懂的忧伤,而是一个陡然间长大了人用性命在抒写人世的悲怆!

在悲怆里挣扎的李煜,依然是天真的,无邪的。身处随时殒命的环境,他竟敢一首一首怀念故国的词仍然在填写,在弹唱,直至“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让他走进属于自己的生命归途。

这是李煜独特的生命形式。享受欢乐时,欢乐得纯粹;品尝悲怆时,悲怆得纯粹。

他跃过了忧伤,直接走向了悲怆!

四

静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只有孩子会本能地忧伤,而成年人,总是丧失了忧伤,如我。

我变成了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往山上奋力推着石头,却不敢思考推着这块上去又滚下来的巨石的意义;我变成了被那条叫作魁瑞格的母龙喷出的“遗忘之雾”迷惑的老人,忘记了过去,也忘记了往前走的路叫作未来;我患上了马孔多的失眠症,靠为各种事物写上标签以帮助我找到零碎记忆。

或许,这许多人中的某些人,依然如我。直到在朋友圈里看到小女孩追问人生哲学的那一天,在听到“孩子有一百种语言”的那一天,在品尝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那一天,终于找回一点记忆。猛然去回想生命的来路,低头看向很久没有停歇的满是尘垢的双脚,然后,抬头,眺望远方黛色的山峦。山峦顶上,一片煎蛋样的斜阳,浅浅地笑,意味深长。此刻,正适合吟唱“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绵绵长长,悠悠远远的那种吟唱,像煎蛋的颜色和味道,就是生活。只是,李煜没有品尝过这样的生活。

□ 淳 本

老街,老街

1

天青,日短
老街灰蓝
对人世充满耐心
我缩在被窝里,拒绝一条街的叫唤
“娃娃……娃娃! 娃娃……娃娃!”
直到天亮,都不敢告诉祖母
隔壁死去的小二嬢又哭了
整整整夜的

2

杨红姐在山上住二十年,
野花开得不厌其烦,山间多松柏
明月夜,鸟雀叫得特别清冷
有时候,她也会回来看看
坐在东门口的半坡上,望着来来往往的熟人
不说半句从前

3

下雨了,雷声从明瓦上摔下来
老房子又矮了一截
一阵风,从虚掩的时空进来,门吓得嘎吱乱叫
煤油灯枯了,世界大得让人心慌
兄妹四人,围在祖母身旁
像避难的小鸡仔,等着她张开双翅

4

爸爸是个小黑屋,里面住着妈妈的照片
爸爸给照片写诗,烧香,供奉果实
后来,爸爸也变成了照片
祖母给照片点烛,烧香,供奉果实
最后,祖母也变成了照片
我们偶尔给照片烧香,供奉果实

5

神龛上有老祖宗,菩萨和鬼神
神龛上还有爸爸,妈妈
我一路过,就虚着眼
怕他们看我
怕他们清瘦的笑脸露出神秘的破绽
怕他们跟在身后,叫:走,走!

6

楼上蛛网嘴巴越张越大
楼上的小姑娘又开始敲打坛子
楼上的敬茶混浊了。
细雨纷纷,摇橹过江
顾氏把手臂上的肉,割给了她垂死的男人

7

隔壁住着假寐的鸟雀
隔壁住着沉默的黄狗
隔壁的黑猫在土墙上,一步一步地逼近虚构的宝藏
星星的眼睛是绿的
萤火虫躲在黑暗里
它们漫不经心的样子,很像水里死去的鱼

8

敬酒的人在夜里翻来覆去地说胡话
“嬢妈喝了这杯酒,嬢妈喝了这杯酒……”
喝酒的
分别是瞎眼媒婆,麻子伯太,和包着苗帕的老姐妹们
她们轮番在阴阳界里沉浮,互相打量,互相看尽
在老街,有人送你一段发霉的光阴
有人又会把它收回

□ 张培胜

听听冬雨

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写过有关冷雨的散文,凄惨暗淡的心情同,飘落着一个游子回家的心愿。读来肝肠寸断,情深意长。在余光中眼里,江南的雨,台北的雨,经历了国外的雨,都不及故乡的雨下得真切,下得单纯,下得有情有义。

身处异乡,不可能触摸到故乡的雨,只是偶尔从家乡亲人电话里提到故乡又下起了雨。我便坐下来,独自回味起故乡下雨的情景,留在记忆深处的是冬天的雨多些。冬天的农活少了,母亲在家缝补衣服,父亲在家修理农具。而我,却在看雨,看屋檐下的雨滴成串,听院长内的雨落成音。伴着风的呼唤,衬着冷的凛冽。雨的淡定与忧伤,雨的坚持与无虑,却在心间渐渐浓厚起来。

别离故乡,别离雨,成了挥之不去的想念。异乡有雨,多半成了心里的纠结。雨落阻止了前行的路,也影响干活脚步。呆望雨,无奈之心痛现,心里多的是抱怨,多的是无奈。不同境遇的人,会对雨有不同的情思绵绵。我想,苏东坡走在自己经营的苏堤上听雨,自然是胸怀大志,可以说一提写乾坤。久旱逢甘露,那种期待雨落的激动,听起雨来自然是百般如愿、激动万分。余秋雨在写《杭州的宣言》中也说,想在苏堤上听雨,单纯听雨,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张爱玲听雨说,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

身在冬天,无论怎样的雨,总是带有冷意。但能够静下心来听雨,静下心来感受雨的魅力,机会太少。守着雨,放弃身心疲惫,捡拾简单快乐的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就在雨天里,放下手中的活,自然是快乐无边的事情。

就算家乡远在天涯,也可以在雨中想念故乡下雨的情景。那些久远的往事,那些久远的心情,可以再现眼前,温暖的不仅是眼前的心情,还有未来的路。听听雨,听听冬雨,心也宽阔起来,想不通的事也会淡雅起来。

冬天里,听听雨,在冷天冷地感受雨的魅力,感受自然的恩泽。回味故乡,思念亲人,所有情感都会奔泻在一丝一滴的雨落中。

□ 杨绍敏

江边芦苇

当我赶来时,季节已燃烧成金黄。几行缠绵的诗句,挂在树梢上,随后,飘落进空旷的心地。薄阳谱曲,风吟诵,我倾听。

河水清澈,江面如镜,照见你单薄的身姿。

枯黄呈蔓延之势,带着深秋的指令,在大地上随处涂抹,似乎要把万物推向更深的寂寥。此时,你就摇曳在画面的中央,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抵御着秋色的浸染,守卫着青涩的乐园。或疏或密,或高或低,细长的茎秆上,横斜着几笔写意的叶片。俏立风中,紫色的长发飘飞,素面淡抹,宛若遗世独立的山野女子。

临江而居,似水柔情。搁浅沙滩的木舟,装不下满腹心事。只有等到傍晚时分,夕阳入怀,光影合奏,寂静的天幕中言辞闪烁,万籁之下,终究隐藏不住那千古传诵的风情。

我掬一捧水,波光粼粼中,你正涉水款款而来。

二

一只飞鸟从头顶掠过,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在水一方,因水丰盈,你蓬勃的青春,曾葳蕤成一江生动的风景。四季轮回,枯荣更替,默默流淌的江水,又悄悄带走你的容颜。

我仅作短暂的驻足,你便用一生最灿烂的笑容,展现出内心一如既往的坚定与豁达。

听得见寒风脚步正从山那边走来,过不了多久,枯萎替代茂密,佝偻替代挺拔。这有何妨,你依然用另一种姿态,书写着生命的顽强与执着!

不惧风霜,哪怕仅剩一根枯枝,也如利剑直指天空。冷月无边,起舞弄影。

不惧雨雪,哪怕躯体全部腐烂,也要把梦想的种子托付给泥土。深入大地的根系,时时孕育着新的希望。

就算一场野火突然造访,灰飞烟灭过后,遍地都弥漫着生长的意境。

生生不息,这是你立于天地的铮铮誓言。

三

横跨江面的木桥,引领着我走近你。

人立桥上,倒影水中,湍急的流水将我撕扯得支离破碎,与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

你就站在桥的另一头,亭亭玉立,招着手,背后浩荡的一大片,起伏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

两岸青山,水绕沙洲,你用永久的等待,细嚼出岁月的沧桑。

总是比人最先抵达想去的地方,生根发芽。慢慢靠近你,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站在你身边,我永远跟不上你行走的脚步。

面对面,我只能以仰望的姿态。洁白的芦花飘洒在我头上,一瞬间,早生白发,竟然憔悴成你的模样。

静默,相对无言,唯有落叶打在水面的声音。

流水见证了你的枯荣,而你洞察着人世的一切。

逝者如斯夫。你是江边的智者,告诉我如何去迎接下一个春天。



杨秀刚石玉锡作品研讨会在凯里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潘兴盛) 近日,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黔东南州文联联合在凯里举办杨秀刚、石玉锡作品研讨会。我省著名文艺评论家杜国景、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颜同林、贵州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谢延秋,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晶、朱永富和州文联领导,以及我州部分作家、文艺评论家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杨秀刚、石玉锡是我州近些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侗族作家,都出生于黔东南北部侗族地区,以创作小说为主,近几年各自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杨秀刚,1963年出生于天柱县,中国作协会员,黔东南州文联作协副主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多次获征文奖。2015年以来,出版长篇小说《桃湾村的几个爷们》《一个人的族长》《芦笙不仅仅为你吹响》及文化散文集《亲近一条河》等5部。

石玉锡,1964年出生于锦屏县,贵州省作协会员,黔东南州文联作协副主席。长期致力于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先后出版长篇小说《竹影》《高坡佬》《逃汉》《半边人》,中短篇小说集《金桂》等共7部,先后获得贵州省金桂文学奖,黔东南州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杨秀刚、石玉锡在研讨会上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情况和创作感想。出席研讨会的评论家都提交了论文,并作现场发言,对两位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评析。评论家颜同林、王太军在评论中说道:“贵州侗族作家石玉锡、杨秀刚的小说创作聚焦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地区,书写当下侗族人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境遇,描绘出迥异于中原的少数民族乡土景观,呈现了风格独特的侗乡风情和审美风尚。面

□ 宋 扬

冬野亦春

光养晦的智者,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默默地把叶片往邻居家延伸。

大家都这样想时,青青的油菜便失去了窝距的概念。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于是,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毯。等到来年三

临当下侗乡社会的嬗变,尤其是侗乡民众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的流变所造成的传统乡村伦理失序局面,石玉锡、杨秀刚的作品表现出类似主题,即找回传统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方式,承续维系乡村和谐的侗族精神原乡。”颜同林在发言中还说:“他们写当地的这些生活人情,写当地的自然风光,写当地的人情风俗,这都是最有特色的,各方面特征也很鲜明,放在全国来看,我认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信,地方的自觉。”

州文联主席李文明在研讨会总结发言中说:“黔东南文学理论知识相对薄弱,今天我们对杨秀刚和石玉锡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研究讨论,对进一步提升黔东南文学创作的水平和质量有着重要意义。通过专家们的点评,对两位作家,还有参会的其他作家有一个点拨、提高,让我们的作家认识到自己的创作还存在哪些問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月,定又是满地菜花流黄金。绿葱一排排笔直地挺立着,谁说不是宫廷训练有素的御林军? 小葱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在土地的角落,也如葱的千手,葱头唯一,无数葱叶乱举。那一丛佛手瓜(兔儿瓜)藤蔓缠绕着什么支架? 原来是一棵小树。佛手瓜不是八月成熟吗? 走进细看,还有嫩嫩的小果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可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弃的孤儿还是在十二月的寒气里做时逆生的精灵? 这一佛手瓜从崛起的腰背在高楼夹缝里像涌动着生命的兽脊。